



名家美文

“清明”情思

□ 李培禹

怀念,是一种情感。怀念故去的亲人,是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经历。这经历,大多是痛苦并美好的。

每逢“清明”,我们姐、兄、弟几家都要聚到一起,去给安葬在门头沟天陵园的父母的墓碑祭扫。然而,这些年来,我们或早或晚,都是错开清明节这天的扫墓高峰,有时甚至一晚就晚过了七八天。站在父母很普通的墓碑前,我们全家十几口人,丝毫没有因迟来祭扫而感到心中不安,更不会因父母的墓地很一般、无法与别人家的豪华相比而内疚。之所以这样,都缘于墓碑下安眠着的我们的父母——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劳动人民,他们是生前总会体谅别人、体谅儿女的善良、朴实的双亲。

父亲是30年前带着欣慰、带着满足离开我们的——因为他的五个儿女都是共产党员,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着;那年,我们刚给他庆祝过八十大寿,三代同堂其乐融融;还因为他最疼爱的小孙子李根已经完全是“他的人了”,谁和老人顶嘴,老李家的“根”会立马站出来,怒斥道:“谁敢说我爷爷不好?!”

父亲只念过三年私塾,但对文化十分尊崇。1978年我考上理想的大学后,父亲高看我一眼。寒冬,我深夜写作时,他把平时舍不得用的小煤炉搬进我的小屋。一次,为了省煤,

火苗还蓝着他就把炉子搬进来了,我不一会儿就头昏目眩,出现煤气中毒的征兆。父亲后悔不迭,以后再也没有心疼过家里的蜂窝煤。

我曾认真想过,父亲是怎样教育、教训我们的?好像从来没有。记得他唯一算是“教诲”的一句话是:“多记着点别人的好。”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: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父亲终于有了一次长一级工资的机会,单位一位同事劝他,不要长这一级,现在国家每月给你家的困难补助比这一级工资要多,你长了工资,补助就可能申请不下来了。父亲很是感激,于是把指标“让”给了这位“好心人”。其实,涨工资是长久的,而“困难补助”是暂时的。多少年后,我们和他“理论”起这事儿,父亲却执拗地认为人家是好心,并教训我们道:“多记着点别人的好!”

我以父亲的原型写过一篇短篇小说《咪咪》,主人公“我”的女友叫“咪咪”,却是个怕猫的姑娘。她第一次来“我”家,就被父亲养的猫“大黄”吓了一跳。儿子埋怨她,父亲竟悄悄地把与她相依为命的“大黄”送人了。后来,姑娘发现了老人的孤寂,生生壮着胆子为父亲抱来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。这故事的结尾有加工的痕迹,然而小说里描写的,就是我的真实的父亲啊。

又一个夜晚,我失眠了,听得见自己咚咚的心跳。于是,我含着泪写下了这首《父亲》——

父亲是浓重乡音的絮絮叨叨,母亲去世后,儿就总能听到。于是他成了那间等你的老屋,归来时水总开着,炉火正好。

父亲是你苦闷波段的听众,你说完困了,他却再难睡着……儿女们不曾想老人已来日无多,病倒的父亲仍是全家的依靠!

终于有一天,父亲的絮叨少了,那道目光也忽然变得很老。他多想看一眼最惦念的老三,可出差的三儿就是没有赶到……

而今,他已走得远远很远,牵挂,长留给了老屋里的遗照……

怀念父亲的诗在报上发表了,有读者和朋友说被打动了,同时问:你怎么没写母亲?

我一时无语,眼角已难抑泪痕。母亲患肺癌去世的时候,才46岁。她的三儿我还不到14岁;而更让她揪心的是,下面还有一个比我小一岁多的弟弟。可想,母亲是带着怎样的牵挂而去。此后的日子里,父亲一个人靠他每月50多元的工资支撑着一个6口之家。那时我

最怕别人问:你的爸妈在哪工作啊?一个刚上中学的小男孩,还不会说“妈不在了”或者“她走了”,可“她死了”又怎么说得出口!

对母亲的记忆,大都遥远、模糊了。有一件事却清晰地记得:上小学时,在母亲的操持下,全家人省吃俭用,才能按时给我交上5元钱的学费,哥哥、弟弟的学费却经常拖欠。记得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和比我小一岁多的弟弟曾委屈地问母亲:为什么?母亲说,培禹是班长,他不按时交学费,怎么带领全班同学啊?

有妈的日子太短了,我怎么能完成中学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作文《我的母亲》?我交了白卷。今天想来,我的班主任老师真的了不起,他知道我的母亲患了癌症,不仅多次来我家里看望病中的母亲,还对我说,这一段你可以不上课了,多陪陪她,落下的课,以后再补上。

最后陪伴在母亲身边的日子是1969年的春天和夏天。我真的不去上课了,在协和医院的癌症病房,在家里母亲的床头,我度过了最后有妈的日子。进入七月,母亲已感来日无多,她坚持拿起针线,为我缝补了破了领口、袖口的一件上衣。她说,别的衣服我缝不动了……我走了后,你要像孝敬我一样孝敬你爸。弟弟还小,你要知道让着他、照顾他。几个

孩子里,就你聪明,一定要克服骄傲的缺点,要不断地上进,要为老家人争气啊……

当时我说请您放心了吗?好像没有。因为不用我说,母亲放心他的儿子。

1992年,父亲故去。我们为二老双亲选墓地时,有朋友帮忙,本可以选豪华些的,但我们都觉得那不是父亲、母亲的本意,还是让他们二老合葬在普普通通的大众墓群中吧。这样,父母不会寂寞,他们也不一定不会埋怨儿女。

又一个“清明”要来了。照例,我们姐、兄、弟几家又在安排为父母扫墓的时间了。离开他们越久,怎么越发地想念他们呢?

怀念我挚爱的父母双亲!

(作者简介:李培禹,《北京日报》高级编辑。曾任《新闻与写作》杂志主编、《北京日报》副刊部主任等职。现为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、北京市东城作协常务副主席。曾五次获得“中国新闻奖”,首届全国“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”、第八届“冰心散文奖”获得者。)

天涯诗海

春游毛纳黎寨

(三首)

■ 叶传雄

淘是风和竹木新,山花朵朵伴游人。小溪蜿蜒层峦翠,毛纳千年一片春。

二

槟榔欣过鸟啼清,岭下桃源入眼明。尤喜黎歌天籁美,笑声飘出纳凉亭。

三

售锦销陶还卖茶,新朋旧雨醉黎家。一泓碧水入诗眼,不及村姑灿若霞。

春笋

(外一首)

■ 路雨

一场酥润的雨打破了夜的寒冷与寂静,母亲彻夜的阵痛让一粒复苏的种子从湿润肿胀的腹部探出脑袋,支起尖尖的耳朵,静静地听黎明前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,从潮湿的泥土中拱出并不急于抬起幼小的头颅。

仰望辽阔的苍穹,稚嫩羸弱的肩膀迎着风雨,以双手合十的姿势感恩大地的给予,在阳光的呵护下慢慢舒展双臂,向世界打开春天,打开生命最精彩的部分。

闲庭信步

微风燕子斜

□ 鲍安顺

我少年时,邻居老夫子看着窗外说,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。”我听了,看着窗外,没有雨,也没有风,觉得他说话蹊跷,让我莫名其妙。见我疑惑,老夫子又问我,这是谁写的诗,诗题叫什么?我摇摇头说,不知道。他告诉我,是诗圣杜甫的诗,诗题叫《水槛遣心》。我听了,顿时明白了,我看那老夫子眼里,尽是闲情逸致,乐悠悠着呢!我便说,好诗呀,像你此刻的心情一样,微风和畅,波澜不惊。

老夫子听了,眉开眼笑地说,小屁孩,很有悟性呀,听懂了我的话,也明白了诗意。我没有说话,听着他告诉我,那诗意美呀,细雨下着,鱼儿跳出水面,多么欢快,悠悠乐哉。微风里,燕影斜飞,轻盈如梦,让人痴迷,心旷神怡。他还说,这是最闲适的一句诗,读后让他心情开朗,感觉那诗意境,清爽和谐,妙不可言!

我听了说,我知道了,如果在两大风里,就不会有这样画面,那水中的游鱼,天空的飞燕,都会惊慌失措的。我还说,那诗意,就没有了你说的美感,读者也读不出,那份轻松愉悦的心情。他听了说,你说对了,当年的杜甫,他在成都刚刚定居草

堂,不再因安史之乱,到处流离失所,暂时有了安身之地,身心放松了下来,生活也轻快了许多。所以,他才有了闲适之情,写出了这传世的明朗诗句,让世人读了享受,他也乐在其中。

博学的老夫子,那天还告诉我,南宋文人叶梦得,他在《石林诗话》里写道:“然缘情体物,自有天然之妙,如老杜‘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’,此十字,殆无一字虚设。细雨着水面为沓,鱼常上浮而跃。若大雨,则伏而不出矣。燕体轻盈,风猛则不胜,惟微风乃受以为势,故又有‘轻燕受风斜’之句。”老夫子说着,他摸摸我的头后说,你应该高兴呀,那杜甫的千古名句,你也能评头论足,竟然与大文人叶梦得,说到一起了。

多年后,我再次拜访老夫子时,他老多了,背弯眼浊,行动也不方便。可是,当他与我开始聊天时,心情大爽,他说当代大作家王蒙,在《雨·船》一文说: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之句,犹如杜甫的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那春天的小雨,便是大自然的温柔与谦逊,慷慨与恩宠,更是大自然的顽皮。我听了说,作家肖晓玲在《坐在书房游山水》中



说,绵绵细雨,会把人带进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的意境中,那天天地间的一山一水,一草一木,无不在浓妆淡抹中如诗如画,给人一种感觉,就是野旷天低,江清月近,满目青山,有了心如处子的安适,看见山长水阔,天高地远,豁然高远。

我还告诉老夫子,近现代大学者王国维,在《人间词话七则》中说:“境界有大小,不以是而分优劣。”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何遽不若“落日照天旗,马鸣风萧萧”。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何遽不若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”也。我还解释说,那“何遽不若”,意思是怎么样比不上,是说诗人,境界有大小,不可以因此分优劣。

老夫子听了说,我知道,王国维

还在此文中说,古今之成大事业,有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,用诗句来形容,第一境界为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,第二境界为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第三境界为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。王国维还说:“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,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。”那意思是说,境界不同,但都是大词人才能写出来的好词句,如果用优劣评论之,恐怕不被晏殊、欧阳修等诸位大师们,所能赞同的。

我听了,紧紧握住老夫子的手,轻声地对他说,王国维说得好,你解释得更好。

目光里的春天,最早在乡下的田野上醒来,不信请看,那绿油油的草木,和解冻的河流,不就是醉美的意象吗?

一缕缕的春阳,一丝丝的春风,一株株的野草,一棵棵的绿树,一朵朵的红花,一声声的鸟鸣……一起打造出春天里的诗情画意。

新翻的泥土味儿,溢出春天里独有的气息,春耕,在这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盛大开幕,老牛、犁铧、机器、农人等,一起粉墨登场,新一年的农事,在古老的农谚中,唯美启幕。

泥土得到深翻,种子埋进泥土,梦想开始生根发芽……

一只只的飞鸟,用自己的方式,亲吻着这片田野,一地的五谷杂粮,都开始以自己的方式,演绎着春天的蓬勃生机。

于是,此时此刻,满目葱郁的是它,花红柳绿的是它,梦想遍地的是它,蜂飞蝶舞的是它,诗情画意的啊,还是它!

春之野,是一幅画,是一首诗,是一阕词,也是一首歌,梦幻般美丽,却又是如此的真实,走进其中,我的前世今生啊,都是你的一个孩子,我就是你的那个离家多年归来的游子……

的水南风的顽强抗击,最终被赶走而销声匿迹。

在水南风的吹拂和滋润下,大地上的万物生长变得愈加快疾。那些日益茂盛繁茂的树木自不必说,就说那些山野里的笋、蕨、蒿等野菜,更是一天一个样,发疯似的猛长……

而往往每一次水南风吹来不久,便会下一场大雨,江河也就会涨一次水。有经验的农人,可以凭借水南风的到来,预测到近期天气变化的情况,从而及时调整农事活动。不用说,水南风早已成了农人看风识天相的一个时候。

毫无疑问,水南风沐浴后的南方,春色更加浓郁,春光更加迷人……

幸运的竹子

曾憎恨过那些背着竹篓走进园子里的人,杂乱的踩踏声,让尚未破土的你,惊魂未甫,一不留意,就扼杀了一个成长的故事。就把许多同伴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,而你是幸存者,逃过了九九的劫难,拱破坚硬的地壳,就不会虚度春风,酥润的雨,一滴一滴,像鲜活的血液,注入了生命的体腔,晕染温暖的阳光,写意板桥笔下,百节长青之竹。

都市表情

面馆

□ 蔡永平

刘军在西关路开了一家“刘记面馆”,生意红火,刘军的胖脸笑成了一块发酵的面团。

可好景不长,刘记面馆旁又开了一家“赵记面馆”。刘军的生意有点淡了,他皱紧了眉头。

刘军站在路旁大声吆喝:“刘记面食,老字号品牌,大家快来品尝。”这时,瘦高的赵老板也站在路旁大声吆喝:“赵记面食,传统手艺,大家快来品尝。”人们听着,分散开进了两家面馆。

刘军眼睛一转,在门口立了一块告示牌:“凡进刘记面馆,送特制小菜一份”。很快,赵记面馆门口也立了一块告示牌:“凡进赵记面馆,送茶叶蛋一个”。人们看着,分散开进了两家面馆。

刘军咬牙瞪眼,在牌子上又加了一句:“为答谢顾客,所有面食减价一元”。很快,赵记面馆门口的牌子上也加了一句:“减价不

减质,所有面食减价一元”。人们看着,分散开进了两家面馆。

刘军坐在吧台生闷气。一对夫妻在吃面,男的说:“这刘记的汤味纯浓香,真是好喝。”女的说:“赵记的面劲道清爽,才好吃呢。”

刘军恍然大悟,两家面馆各有特色呢。晚上面馆打烊,刘军提两瓶酒,笑眯眯地走进了赵记面馆。赵老板做了两道菜,刘军和赵老板围坐在一起谈笑着,碰杯,吃菜。

此后,人们发现两家面馆的汤都味纯浓香,面都劲道清爽,人们竖大拇指夸赞两家面馆的面食是城市最好吃的面。

全城的人都涌到西关路,两家面馆人气爆棚,生意火成了烙铁。面馆打烊,刘军和赵老板围坐在一起谈笑着,碰杯,吃菜。

生活记事

水南风

□ 卢兆盛

在南方,时序一踏进春天的门槛,水南风便也悄悄地跟来了。

不过,它并非一来就不走了,而是时不时光顾一下,有时候只逗留一天半晌便走,有时候则会待上两三天才离开。

至于什么时候来,什么时候走,它根本不会提前打个招呼,也极难发现它来前和走时有什么征兆,确实有几分神秘,令人难以预料。

不过,水南风这些习性,南方人早就习以为常。反正年年春天都一样,无论你欢迎还是不欢迎,喜欢还是不喜欢,它可管不了那么多,想来就来了。但,它带来的种种好处,因而只是一味地埋怨它,嫌它带来了潮湿和诸多不便,尤其是那些主妇们,怨言更多,就跟讨厌梅雨天气一样讨厌水南风。

南风,本是温润而舒缓的,而如果在它前面再加上一个“水”字,那就

变得更加湿润而显得有些凝滞了。

完全不像风平时给人的那个感觉——来无影去无踪,水南风只要来过,就会留下明显的印迹,可以说是来有影去有踪。而这种印迹,便是潮湿。

只要房屋的门窗都打开,那要不了多久,地面和墙壁,很快便都会变得湿漉漉的了。走路都要格外小心,稍有疏忽,就有可能滑倒。

自然,水南风一来,洗后的衣物,就不容易晾干了。这也是主妇们不欢迎它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其实,屋内减少水南风的浸润,有一个最简单却最有效的办法,那就是尽快将门窗都关上,只让少量窗户留一点空隙,保持室内空气必要的流通即可。这样,屋里就不会大面积潮湿了。

应该说,水南风是南方春天一个常见的天气标志,或者说开春后,日子渐渐回暖的一个信号。盘桓多日的料峭春寒,终究顶不住温暖湿润